

# 臧克和 定义“汉字”的逻辑前提——汉字体系上属于什么样的文字？

## • 汉字性质的定义

- 汉字的性质，是汉字学领域讨论较多的理论问题之一，古今中外讨论观点也相对较为复杂些。文字性质问题，简单说来，就是回答某种文字是一种什么样的书写系统。回答这个问题的定义，已经有许多。从汉字与汉语两边来说，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也许可以归为两大类：一边是就字符内部分类着眼，回答汉字字符的构成属性，比如“六书”“三书”“二书”“字素”“构形”等作为核心概念的“表音”“表意”“意-音”文字；一边是就汉字所表汉语的方式及单位着眼，回归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，比如“表词”“表词素”“表语义范畴”等。这两边各有侧重，都体现着在一定条件下对汉字基本属性的认识。条件变化，规则也就不同。自然，使用者不会满足于“汉字就是一种字符”的简单表述，因为这只是找出了“共性”，或者说是归类了一个范围。还有比较常见的作法就是注重字符体系内部分析分类，这是关于字符体制组织构成特点一边的揭示。
- 毋庸赘言，各个民族所使用的文字，都是基于各自母语的。以汉字体系而言，字符的组装过程，以及后来的分析过程，无不都是在特定汉语语境下完成的。缺少语境抑或语境不够充分，再写实的图像也与书写语言的文字体系无关。基于此，定义各种文字的特性，一般包含体制及功能两个维度，涉及三个项目关系：字符体系的结构组织及其类型特质、基于此种字符组织结构类型特点的记录语言特殊方式以及不同单位。完整定义一种文字的性质，大体需要顾及体制与功能两边关系：一边是这种文字组织结构相对于其他文字体制的特点是什么，一边是与这种文字组织结构相应的记录语言的特殊方式是什么。前面一边，考虑的是文字体制内部的结构方式和分类，并由后面一边所规定：后面一边，指具有这种结构方式的文字与所记录语言之间存在的关系，即字符以何种方式表现语言，包括所记录语言单位，或者说，后面一边规定了前面一边的字符数量及结构方式。汉字是经过漫长历史发展积淀而成的书写符号集合体，其主体类型是由更小的字符单位按照一定构造方式组织起来，以体示区别的原则表达汉语语素单位的视觉符号体系。汉字主体结构类型既依随汉语语素而被赋形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即形而见义。相对于表音文字标记语言，汉字可以说是“体现”即以结构形体表现汉语的：如果某个汉字结构单位“不认识”，就意味着没有取得跟汉语语素单位的“对应”关联。汉字以其结构数量庞大、类符丰富，为汉语提供了繁多的体示与区别方式，诸如结构关系描述、形体组合调整乃至同音替换等等。假如像某些专业学者所理解的，汉字属于表音文字或既表音又表意文字，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：汉语不需要如此庞大的文字体系。相对于表达音素的表音符号体系而言，汉字作为书面视觉符号体系，使得汉语书面语具有一定程度上理解的“可视化”；或者说，能够较为直接呈现某些词义关系的语境，以至于有的学者声称，汉字具有部分汉语语言功能根据上述关系定义，就目前讨论的情况，也许可以尝试这样描述汉字体系特殊性质：汉字主体是由类符、借用类符作为音符，按一定方式合成结构，体现汉语语素的书写符号体系。

## • 汉字性质的讨论

- 古代关于汉字性质的一些相关认识。
  - 历史上涉及汉字性质的讨论，有一个总的倾向：汉字相对独立，甚至与汉语形成对立。例如：战国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故说《诗》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，以意逆志：是为得之。”其中“不以文害辞”所形成的一组关系中，“文”与“辞”构成对立，而与通常所见的“文质”结

构有所不同，“文”就是指称所有的字。西代扬雄《法言》：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”其中的“心”汉代文字学者理解为“具有思维功能的器官”，“画”指的是“图象”，组合起来就是“字”是思维的具象，直接与观念发生联系。关于“书”的这种定义解释，可以联系到周代青铜器铭文，这些出土先秦文字就使用在“文”符中间填补“心”形的结构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，最早对汉字体系进行了具有科学性质的分类。在后面所附“叙”的部分里，谈到原初的文字书写，作为独立存在，并不涉及语言：“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；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文者，物象之本也；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著于竹帛谓之书，书者如也。”“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”

-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字性质——关注文字与语言关系一边的讨论。
  - 普通语言学“表意说”。瑞士普通语言学家索绪尔，最早将世界文字进行“表音体系”与“表意体系”划分，并且明确指出汉字属于“表意文字体系”：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，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。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，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。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。至于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，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，即以音素为基础。汉字体系被指称为“与词的语音无关的”表意文字，这是迄今为止影响深远的语言学表述。由于对汉字体制内部一边的调查分析不够，也为后来的讨论分歧埋下了伏笔。
  - 古文字学“表音说”。古文字学家姚孝遂先生(1979)较早明确提出：“就甲骨文的整个体系来说，就它的发展阶段来说，就它的基本观念和作用来说，它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，完全属于表音文字的体系，已经发展到了表音文字阶段。”由此说明，古汉字性质上属于表音文字体系。这种最为简洁的说法，是基于甲骨文阶段大量使用假借字记录卜辞的文字使用实际。毋庸赘言，姚先生释读这些甲骨文字，并不能简单以此为读音材料，就连被借用的字，读出来也是需要凭借上下文语境的理解，乃至有待于《说文解字》等工具书的“注音”。
  - 二重属性说。赵诚先生(1981、1988)一方面提出甲骨文字作为有声语言的符号，在本质上是表音的；同时又注意到甲骨文字非常明显的表意性特点。他认为，正是以其表意性，汉字具有了与一般文字不同的特色。该说特别强调汉字“类别性形符”使用的意义，正是“类别性形符”的普遍使用，使汉字走上了形声化的道路，产生了大量的形声字。一方面突出了汉字表音的本质，一方面又强化了汉字以形表义的特点。”同样主张文字性质包含共懂和特性双重属性，王伯熙先生更加强调特性所在，特性在于“不同的符号体系，记录语言的不同方式，所走过的不同发展道路，等等”，构成了不同文字各自的特性。这种说法顾及文字的共性与个性，符合规则，趋向理性。至于如何“表义”以及语义单位这一边，尚未及深入讨论。
- 汉字体系内部基本字符分类及属性——着眼于字符结构一边的讨论。这部分讨论主要是根据汉字字符属性，进行字符成分分类。
  - 三书说。唐兰先生(1935)在《古文字学导论》中将“六书”，归纳为“三书”，把汉字分成象形文字、象意文字、形声文字三类。后来在《中国文字学》中又有进一步说明：“象形、象意、形声，叫作三书，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。不归于形，必归于意，不归于意，必归于声。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，我们用三书来分类，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。”科学就是分类，分类意味着深入。作者力图使汉字学从词汇训诂、音韵等小学分支独立出来，但所分三类之间，仍然存在“混淆不清的地方”。

- 三书三段说。陈梦家先生在《说文解字》“六书”分类的基础上，重新进行归并，弥补唐兰先生“三书说”分类的不足，提出“象形字”“声假字”“形声字”三书为汉字的三个基本类型。三书排列顺序，也是汉字演进的三个阶段。其中的“声假字”，也就是所谓“假借字”。后来的“三书说”，大体上就是在这种归纳分类基础上进行的细化调整。进入本世纪，连登岗先生(2011)即在陈梦家先生“三书说”基础上根据表意表音标准，把汉字分为三类：表意字、表声字与意声字。
- 意-音文字说。裘锡圭先生(1988)《文字学概要》，基本认同陈梦家“三书说”的分类，而在理论分析上体现出深入细化的趋势。(1)明确区分构成字的字符与标记词的单位，不在同一层次之上。(2)表意字、假借字和形声字三大类字符，从属性上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子类。例如，表意字就又分成抽象字、象物字、指示字、象物字式的象事字、会意字、变体字等六种，会意字再分成图形形式会意字，利用偏旁间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、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，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、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和其他等，共计六类。至于把象形改为表意，表意字使用意符，也可以称为意符字；假借不限制在本无其字的假借范围里，把通假也包括进去，假借字使用音符，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；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，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或意符音符字；这无疑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：“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性质来决定的”。
- 从“三书”、“三书三段”发展到“意音”文字说，性质定位及其相关分类标准，在文字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。一切科学规则，都限定于特定场合与条件。首先，“三书说”中有的概念有待于考虑适用的范围：当假借字外延被放宽到包含“本有其字”的类型，即由于书写者偶然误用临时建立起来的关联，字符本体与字符使用被放置在同一层次上面，超出了汉字结构分类范围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分类标准上的混乱。当文字的使用者面对一个字符集的时候，基本没有办法分辨出哪是本字，哪是借用字。在这点上，中国最早的字典《说文解字》集合了近万历史汉字结构单位，而整部字典里并没有“假借”手的存在，这表明作者许慎的文字集合分类贮存方式是符合汉字体系实际的。另外，“本有其字”的调查，对于任何一个汉字使用者来说都是难以胜任的。由此，实践上使得分类标准失效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人们会经常看到，大量调查标注出土文献所谓“通假字”的，往往是跟后世传世文献传世字汇对比的结果。事实上，各个时代出土文献抄写，并不一定存在后世才具备的文字系统，也不需要大量“假借”。换句话说，大量“通假字”，是后人以今律古的认知结果。①“假借”这个概念，也许放到汉字实际使用的语言学场合才是有效的术语。”其次，除了“假借”不能跟“表意”“形声”结构类型并列之外，就是表意字、形声字类型的字符功能分类也容易产生歧义。表意字形符或义符的功能，跟合成之后去标注汉语的字符，二者原本不属于一个层次，功能不能等同？就是形声结构，声符“示音”作用，在声符与形符“相益”“相成”过程中，都能够标记整个形声结构音值吗？换言之，表意字、形声字等概念，所揭示的是字符构成单位之间的结构关系；而通假字的概念，则是揭示字与字之间不同类型关系。这与作者提出明确区分构成字的字符与标记词的单位，不在同一层次之上的观念是存在矛盾的。基于此，讨论并定义汉字性质，仅限于字符内部功能分类，不用考虑汉字相对应的汉语结构单位关系一边，包括三书“表”汉语的方式是什么，所“表”汉语成分单位是什么，跟“表音文字”的“表”相同抑或有别？或存在深入讨论的理论空间。在上文关于文字性质定义的讨论过程中已经揭示过：各类字符分类及作用，正是来源于各类字符对语言的表达方式及标记的单位，或者说，字符跟语言的关系体现为字符分类及作用：两边初无“偏枯”。

- 王宁先生(2005)《汉字构形学》，不为“六书说”“三书说”等所限，运用系统的方法，对传统“六书”理论进行全面分析。在汉字表意特性和汉字构形系统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，提出了适用于分层的历时汉字集合体结构分析，还有系统描写的普遍原理和可操作的方法，从汉字发心臧克和展史的诸多现象中归纳规则，建立了有关汉字构形的术语体系。“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，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，字形才是它的本体。”《汉字构形学》构建了完整的“构形学”术语体系，拥有越来越多的采纳者。关于汉字功能性质即涉及到语言文字关系的场合，例如“异体字”的“异写”与“异构”，使用者在进行实际语料调查分析过程中，仍然会感觉到存在一些难以操作的问题。基于此，前面特别指出，某些术语有其特定使用范围，如果移到汉字性质来讨论，实际上是增加了认知干扰。龚嘉镇先生(1995)通过对汉字形音义关系比较研究发现：“汉字形音之间的结合较为脆弱，既弱于表音文字的形音联系，也弱于汉字的形义联系。”在《汉字的记词方式与结构功能》(2018)中进而提出这样的“模型”：汉字的性质是由字符在构意、构形中所发挥的表词功能来决定的。提示其字所记之词的语义者是义符，标示其字所记之词语音者是音符，既不表义也不标音而仅具构形功能者为记号。汉字中义符的数量比声符少得多，义符的构字能力比声符强得多；义符系统不仅在系统性上强于声符系统，而且其表义功能也远强于声符系统的表音功能。因此可以说，“充当基本字符的义符反映了汉字的表意文字体制的特质。”

- 汉字与汉语关系

- 这方面的讨论者，主要集中在现代汉语现代汉字学者中间。汉字表意，通过记录汉语的词或词素，间接代表了词或词素的声音。这种说法见于黄伯荣先生、廖旭东先生(1983)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：“汉字不是直接表示音位或音节的字母，而是用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词或语素，从而间接代表了词或语素的声音。”《现代汉语》关于汉字与汉语关系的表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关于汉字字符本身这一边则缺少具体认识。
- 汉字字符属性及分类的精确化，有助于认识汉字记录汉语语素的方式。因此，这一边恐怕也是不能忽视的。汉字的核心属性，存在于上述两边关系当中。字符的分类及构成方式，是基于汉语孤立语结构单位；由汉字类符特点，规定了表现汉语的特点。这个特点在前面揭示为“体现”，就是以类符结构形体来表现的。正是这个连接字符之“体制”到字符之“功能”两边的中间环节——“体现”，反映了汉字跟各类文字的不同特质所在。各类文字都是“表”即“表现”，诸如前端的“表意字”“表音字”“表音意字”等，后端的“表词”“表词素”“表语素”等。至于汉字的“表现”，以其类符数量多，结构方式丰富，可以建立“以结构形体表现”汉语语素的关联；唯其适用“体现”，就造成汉字体系字符使用数量日趋庞杂的现象。除了上述学者的探索之外，还有一些专业学者就“汉字性质”作出过深入思考，有的角度不同，存在专业背景差异，都有所贡献，有助于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。例如，吕叔湘、赵元任、朱德熙、刘又辛、王凤阳、夏含夷、曹先擢、李大遂、詹鄞鑫等先生，以其所讨论角度与方法，大要不出上述范围。限于体例篇幅，这里不再逐一论列。

- 汉字性质研究的展望

- 比较文字学的研究。
  - 讨论汉字性质及汉字性质规定下的汉字特点问题，存在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是，汉字特质是相对于世界其他文字体系而言的。简单强调“文字→语音→观念”，抑或先对应“读音”还是先对应“语义”，得出世界上任何文字都是表音性质的，汉字当然也不例外。这等于将文字概念抽象到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字，汉字性质也就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继续讨论下去。

- 文字结构的所谓“构造意图”问题。

- 一部分学者认为，之所以称文字属于表意文字，是文字既有记录词义的功能，同时自身结构就具有了“构造意图”即所谓“结构本义”。不少字形特别是古文字阶段使用的这部分字形，固然以其大部分结构形体“象形”程度较高，可以“体现”出某种构造理念，从而成为寻绎所记录词义的某种线索。但是，“具象”的字形结构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概括性，才能相应于词义的概况性。这类字型的“构造意图”又是从何而来？自然也是来自所记录的词、或者词组甚至语句（分别相应于句意字、图象字、表词字等）；换言之，只有在具体语言结构单位的关联当中，“构造意图”的赋形（结体）赋能（作用）理解才成为可能。或者可以表述为：书写的结构形式，有待于句、词组、词、词素义的理解；同样地，理解了句、词组、词、词素义，才能选择相应的书写结构形式。事物基本规则，意义在于结构；汉字构造意图乃至字义理解成为可能，存在于汉语结构当中。

- 大数据统计分析研究。

- 汉语史数据库调查分析，由于汉语作为孤立语，词性难以标注，到目前为止的数据库加工，实际上就是汉字属性库建设。统计分析各个历史分期出土的、虽纸媒而系——次性写定的、历代传世的汉字使用数量及使用频率，各类结构之间的此消彼长，将有助于精确把握汉字发展的历史规律及演变趋势。所谓过渡性形体或日中介性形体，是指在隶变楷化、草写草书流行过程中，由于种种变异带来形体结构分化，最终形成跟元本形迥乎有别的形体；有的变异结构甚至被字汇固定为另外的字，获得了独立地位；由此中断并失去联系；这其间的变异形体，都属于过渡性形体。  
②在长期的使用和发展过程中，相对于最终为字汇所固定下来的字形，大量变异形体只起到了过渡性或日中介性作用，所以曾被拟称为“过渡性形体”。历史地看，每个被实际使用过的形体，都已凝固为客观存在，本无所谓“过渡”；而相对于历史字汇的静态固定，大量动态使用过程的字形则是被忽略的，充其量只是某种“过渡”阶段产物。字汇所贮存的形形色色的异体字，甚至呈现为所谓“疑难字”，往往就是由“过渡性形体”演变的结果。